

Delicious Mushroom



蘑菇好 滋味

柳营 ◆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蘑菇好滋味

柳营 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蘑菇好滋味/柳营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225-04163-6

I. ①蘑… II. ①柳…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3323 号

蘑 菇 好 滋 味

柳 营 著

-
- | | |
|-------|--|
| 出 版 人 | 樊原成 |
| 责任编辑 | 马 婧 梁建强 |
| 封面设计 | 薛建华 江 湖 |
| 版式设计 | 薛建华 |
| 责任印刷 | 巢世武 陆玉梅 |
| 出版发行 |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0971)6143426(总编室) |
| 发行热线 | (0971)6143516/6137731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青海雅丰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850mm×1168mm 1/32 |
| 印 张 | 9.375 |
| 字 数 | 200 千 |
| 版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3 000 册 |
| 书 号 | ISBN 978-7-225-04163-6 |
| 定 价 | 2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说柳营

苏七七

1

第一次见到柳营，是夏朵约了喝咖啡。她约了我，又约了柳营，并且与我唠叨了一通“我觉得你们可以见见面”。夏朵虽然因为爱好文学辞掉了工程管理这样有前途的职业，但她原来的职业素养很明显还是保留下来了，包括选择材料与估算准确。我和柳营就像砂子和泥浆一样飞快地一见钟情起来，从她夸奖了我的柠檬黄长袜与我默默地在心里赞赏了她的横条纹围巾、短靴与橙得刚刚好的提包开始，我们经历了从一眼打量，到不动声色地观察，到你争我抢地说话，到把她们带回家坐在阁楼里像认识了十年的闺蜜一样聊天的友谊发展过程——也就是慢慢喝一杯咖啡的工夫而已。作为一个文艺女青年，总得谦虚地承认：我们的内心常常都是这样慷慨与热忱，虽然已过三十，还是能身手敏捷、又准又稳地接住生活的惊喜馈赠。

当阿波，我老公，一个60后，对我“认识了一个好朋友”这种逻辑表示不解时，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们都是70后啊。我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她和我是一样的。我们爱精

神也爱物质，总是能把生活摆平又总是焦虑不安，我们的人生观很接近——写作是最重要的，生活是最美好的，没有东西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但每天，又总还是需要有时时间待在别的地方。”柳营在咖啡馆里写完了她的新长篇，她为新家附近没有星巴克而烦恼，在家里不可以写吗？在家里是不一样的。一个她这样的写作者，永远都需要半陌生的环境、半陌生的人们，好让自己像一只潜伏在草丛里的动物，保持着警惕与敏感。

2

过了没几天，我就到她家里去了。她没有短信预约，一个电话“来我家吧，泡咖啡给你喝”。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看，我觉得这种特别直接的人比较顺利，因为她们恐怕没怎么挨过拒绝，所以不怕拒绝。又因为不怕拒绝的这种勇气和坦然，通常也就不会被拒绝。这真是个良性循环。也可能，她极相信自己的直觉，这样的直觉增添了她的勇气和坦然。我坐在出租车上这么胡思乱想的时候，还从包里掏出香水喷了喷，司机师傅抽了抽鼻子，多半以为我是去约会。

柳营住在十楼，这个公寓没有客厅，客厅就是个书房，有大书架、大书桌、很舒服的沙发。她给我泡了咖啡，还给我吃核桃糖和刚熟的黄柿子——完全不搭的东西。然后她自己坐在原木茶几前，拿块白毛巾慢吞吞地给一株万年青擦叶子上的灰尘，其间不时走开，去给我拿她旅行各地时搜罗来的玩意儿。这些玩意儿就更加地包罗万象了。比如有个皮质嵌银的小袋子，很小很小，三分之一巴掌大，是什么呢？是游牧民族用来打火的，大概就是武侠小说里的“火折子”。还有两个水烟袋，是苗家的，细条轻盈好



看。还有一个砖砚台，很重，忘了她是从哪里扛回来的。桌上的水果篮是古董店淘来的旧藤器，洗手台上有一个装耳环项链的木盒子，是旧漆器。——这会儿我发现我得更正下，她对物质比我热爱多了。她有一个小说家的对陈年旧物的爱好：这些陈旧的东西是有故事的，而且美，材料、细节、渊源，都可以用来承担表达力与想象力。这些东西给她带来了不同于一个都市女子的——一种巫气。像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待在一堆故事中间，她可以驱遣这些故事。柳营说她的外祖父是一个风水师，一个游走各处揭示命运的人。那么这种“灵气”显然延续到他的外孙女身上了，她换了一种方式来探讨生活与命运。

3

又过了些天，我住的小区附近新开了一个咖啡馆，就把夏朵和柳营又都约了来。初秋了，柳营穿件无袖的大花民族风长裙，戴条黑色的长围巾。她说这件裙子高中就穿了，我们两个都大笑：“原来你高中就这么文艺啦？”我们三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喝蜂蜜柚子茶，很严肃地讨论各人的写作问题，夏朵的问题是没时间，我的问题是有时间总浪费，柳营的问题是她手头的长篇写三四万字后搁下了，结果就续不上了。她说：“本来挺好的，我跟他们（书里的人物）已经很亲近了，在心里藏着，每晚睡前，我都跟他们说说话。结果呢，去旅行了一趟，又回老家了一趟，一下子就是二十多天，他们都和我陌生了，说不上话了。”因为这番话很搞笑她又说得很认真，所以就算我们能理解，还是忍不住都大笑起来。不能每天顺利让小说生长出 1000 ~ 1500 字的柳营烦恼重重：“本来写完了，到楼下去散散步，觉得很快乐。现在，在家里待一整天，没写什么，散步都



很紧张。”

写作是一个写作者给自己戴的枷锁。柳营已不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文艺女青年了，她是一个专业作者，她可以承认生活的意义在于生活本身，但她也知道，写作是她已经决定的命运。总之，这个正在为命运所苦的女人那天下午不折磨自己，改成折磨她的两个朋友，出版社把她最新要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否决了，她就现逼着我们帮她想，我们为了报复，就想了一个又一个不靠谱的、梦话样的、一听就卖不出书去的名字来对付她……哈哈。

4

虽然写作的过程很折磨写作者，但柳营的作品读起来却有一种“抚平感”，似乎她经历过与感受到的痛苦，能够在作品中舒展开来。多看几篇她的小说，很快就能看出她的作品的源泉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女性在身体与精神的历练中成长，这个部分往往显得真切细腻，另一个是她童年时的乡村生活，自然、村庄与亲人，这些东西给了她灵气与底气，让她不害怕她进入的现代社会的摧折。

这是柳营的长处，她就像她起的这个笔名一样，颇为刚柔兼济，有一种兼容性与柔韧性。她能把成长中的种种东西都变为营养，并且将它们都自然而然地归纳在一起，都市与乡村、痛苦与领悟，它们在她的作品里总是可以出入的、转化的。这种调和之所以是自然而可以理解感受的，还在于这是柳营自己的“世界观”，她用她自己的生活来实践它。她的这种写作是一种诚恳的写作，把自己的感受与方法和盘托出。

我喜欢她写的《蘑菇好滋味》，写一个女人在离婚前夕的一个生活片断。她写她“走到窗前，拉上窗帘，顺势看



了一眼楼对面杜老先生家的窗户”。然后还看了一本书——《雪人》。这个部分让我觉得很好，这个女人没有因为男人的离去而歇斯底里，她还保持着对他人的关注和对书的爱。她对他犹有恋念之心，但她还有一个完整的自我。一个有完整自我的人，能够克制、平衡，很少怨天尤人。她知道在有东西离去的时候，也有东西是留下的，比如“蘑菇好滋味”。在写这么个故事的时候，柳营写出了生活的惨淡与无情的一面，但即便如此，她也不害怕，还是能够在生活本身里找到动人与永恒的东西，而且，她没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励志故事，一份心灵鸡汤——“我必须睡好，明天还有明天的辛苦。”

这是柳营能避开一个女作家最常见的毛病的原因，女性的写作太容易只关注自我，而因为这种“只关注”，造成了片面与自恋。她不那么带感情色彩，几乎不愤怒与讽刺，也不自伤自怜，她有一种“从容”的让文字把她所有的东西整理出一种状态与可能性的能力。



5

老公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还好柳营写小说，我写评论，我们能井水不犯河水地成为好朋友。当我站在咖啡馆里，看到柳营推门进来，看到她很文艺地在长衬衫前挂了个大大的她自己去乡下淘来的荷花仙子老银饰时，又欣赏又有点想不通：为什么她就能写小说呢？有些事情，是没什么道理可讲，也没什么可评论的吧。

柳营的蘑菇

郑小驴

因了柳营，使我们对杭州这座城市有了更为切实的想象，以致一想起杭州，就想起这位眼角含笑的江南女子。想象她如何在这座城池里，安静地写作生活。在某处寂静的地方，优雅地写下这些文字，将自己脆弱而敏感的情思带进去，完成对生活与自我内心的定义及转身。

第一次见柳营，是在昆明。她带了两位女朋友，兴致勃勃地，准备去中甸旅行。领她们吃的傣菜。傣菜算是重口味了，又酸又辣，而且苦中带涩。没想到几位大快朵颐，大有风卷残云之势，彻底改变了我对浙江人不吃辣的印象。这柔性的美，怎也能容纳进如此的辛辣？吃完饭，我们一起去翠湖边上散步。昆明的日头落得很迟，那时正值春季，满湖的垂柳都绿了。后来赶来的李巍老师虽是柳营多年前中篇处女作《阁楼》的责编，却与柳营是初次见面。柳营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念叨过李巍老师当年对她的知遇之恩。李老师退休已久，差不多隐居昆明。几个人在翠湖边走了一段路后，李老师先告辞回去，柳营站在湖边，一直目送，直至他的背影消失。



她懂得感恩，从不忘记那些点滴的帮助，我看过她的一篇纪念已去世的《中国作家》主编杨志广老师的文字，内敛的伤怀，属于懂得大爱的人才配拥有的文字，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珠。人生在世，有时需要遗忘，有时又需要铭记。这些，柳营都分寸得很清，她特立独行，能一眼看清这个世界的本质。这样的细节，才是我们爱她的原因。

有段时间，我正处于非常迷茫的时候，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常常梦游一般，茫然不知所措。或许柳营曾经也有过这样类似的生活，她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困惑。带给我的鼓励与温暖，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也就几句话，却是沉甸甸的。许多年后，很多事情我们终究会选择遗忘，留存下来的不过是寥寥的几笔回忆，这些粗线条般的素描，会始终贯穿于我们的记忆。

她现在的生活过得不错。优越的生活条件，对写作者来说，是一种天然的恩赐。柳营在这样的环境中写作，淡然冷静地观察着这个世界。这样的心态，是看透世间纷繁芜杂的冷然，矜持中散发着高贵。所以柳营写出《蘑菇好滋味》这样的作品，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这个结果，远比《阁楼》重要。

《蘑菇好滋味》几乎浑然天成，于外公的深情，于杜先生的望远镜里所窥视到的世界，都在悲悯中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这声叹息，是作者欲说还休的含蓄句，是她对这个物质世界的回应。叹息中不仅仅带着悲凉，更重要的，还有爱，有希望。这是难能可贵的对生活的回答。它不绝望，宽容中依旧寄托着对爱情的憧憬。至善至真的人，才能看透这些。于她而言，节制比抒情更显张力，当年阁楼里的游离梦幻般脆弱的女孩，早已在如今的文字中完成了涅口。《蘑菇好滋味》里，离婚女子的淡然和矜持，对爱情

与婚姻、生活的宽容与爱，令人痛惜中又带着一丝不忍。

我想，柳营就是这样子的人，一个善良的悲观主义者。悲观中又保留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一切该爱的人，像个善良的施主。

用柳营的话说：“要努力做一个眼睛可以看到全部复杂的真实，但依旧对生命中那些‘千真万确的一刻’怀有纯粹热情的人。”用这份姿态去发现并感受到的人生喜乐，就如是柳营生命中的蘑菇，在平淡漫长的岁月中，能漫生出美好的滋味，慰藉人心。

2011年6月21日于北京鲁院





目 录

1



蘑菇好滋味◇1

鸡蛋面◇17

烟◇31

春◇39

穿睡衣的老鼠◇45

反常之声◇51

闭嘴，行吗？◇65

通往别处的路◇81

猫·陈穆云◇93

一夜传说◇111

烟花散尽·622◇121

检讨书·王凤凰和小布鞋◇139

朋友周瑜◇153

为什么脑袋会开花◇169

暗合◇179

母亲海金◇201

香尘◇213

春日里的一顿午饭◇233

永无长久◇245

本来应该去喝茶◇257

评论一：《蘑菇好滋味》里的气味◇273

评论二：《蘑菇好滋味》里的滋味◇279

后记：那些人身上的我◇281



蘑菇好滋味

门铃响过一声后，我过去将门打开。

他站在门口，没带什么行李，就一个随身的背包。进门，换上他以前在家时穿的拖鞋，进洗手间。出来时，他心不在焉地接过我端去的茶，礼貌地说了声：“谢谢。”喝茶的过程中，他接了一次手机，同样心不在焉，但我注意到他三次说道：“别开玩笑。别逗。”

他紧紧地抓着茶杯，好像一不小心，茶杯就会从他手里滑下来摔到地上去似的。他的手比起他身上其他部位要老得多，我熟悉他身上的每寸肌肤，大都光滑结实，而他的手却像体力劳动者一样满是纹路，皮肤皱在一起，手背上布满纵横交错、粗细不一的血管和块块棕色的斑，看起来像灰土，仿佛所有伤痛的经历都被他从身体里赶出来，将颓败和脆弱夸张地凝聚在手背上，以此迎接身体深处更大的衰老和死亡。

他喝完茶时，我已经收拾好他带回来的行李坐在餐桌前等他了，各自的玻璃酒杯里都已倒上了红酒。

“喝一杯，解解乏，一路辛苦了。”我朝他举起酒杯。

他放下茶杯，过去将暖意舒缓的音乐关掉，屋子一下子显得有些寂静，空气中立刻飘荡起一股清冷之气。他在音响前微微迟疑了片刻，随后伸出左手顺势将旁边的电视打开，然后走到餐桌前坐下，看了眼桌上的菜，拿起他面前的酒杯左右晃了晃，将鼻子稍往酒杯前凑凑，轻轻吸口气，头随之摇动了一下，仰头，闭眼，一口喝尽。“晚餐挺丰富的，其实简单吃点就行了。”他客气斯文的样子让人觉得别扭。

我笑了笑：“多吃点。”

“你也多吃。”他夹起一小片肉，放进嘴里慢条斯理地嚼动。

两个人喝着酒，吃着菜，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不关痛痒的话，一切都浮在表面，看起来又亮堂又温暖。

吃完饭时，电视里的九点新闻和天气预报刚结束。“关上电视出去走一走吧。”他说。

我脱下那条并不让我觉得舒服的、在做完晚饭后特意换上的黑色低领长裙，换了牛仔裤、白衬衣，穿上柔软的白色球鞋。下电梯时，我们面对面站着，谁都没说话，但他身上浓郁的气息却如以往一样将我包围。以前我曾无数次把头埋进他结实宽厚的怀里，这样做让我觉得踏实。我喜欢他身上特有的味道，那味道里夹杂着“骆驼”牌的烟草味。我会仰着头对他说：“你总是如此温暖。”

他去美国已经有三年多了，但我仍能感觉出他身上气味的微妙变化，这样的变化让我觉得异常陌生，我甚至后悔不该同他一道出来散步。虽然我每天都有散步的习惯，可是，今晚与他走在一道，亲密友好的样子，实在让人觉

得有点装模作样。不过，为什么就不能这样？

街上没什么人，只有一排停放在路边的车、一排樟树和一排暗淡的街灯，有几盏还是坏了的。在我眼里，街道、树木以及车辆，还有不远处亮着灯光的公寓，突然间成了业余舞台的布景，我和他是布景前的男女主角。

男女主角总该对点台词的吧。可该说点什么呢？重要的、实际性的早已在电话里反复讨论商量过了，就说点不着边际的话吧。

我们走过路边的垃圾桶，一只受惊扰的野猫仓皇逃出垃圾桶，几乎撞上我们。我哆嗦了一下，他伸过手来拍了拍我瘦弱的肩膀。

“别怕。”他说。那刻，他显得很男人，声音沉稳有力。

继续往前走，听着他的脚步声，和以前一样，前脚重，后脚轻。彼此一时无话，似乎能在空气中闻到类似于尴尬的气味。

“这次回来，去看你妈吗？”我在从一条路往另一条路转弯时扭头问旁边的他。他在美国的三年间，我每年春节都会去看他妈一次。他妈生活在另一个城市，是个退休了的中学英语老师，丈夫早些年就去世了，另有一个女儿也在其他城市工作生活。她安宁平静，把一个人的日子过得踏踏实实、有规有矩，就如一座准时、简单的钟，日复一日。有一年去看她，大门开着，她一个人在厨房炒菜，一边炒菜，一边扭腰，嘴里哼着有旋律的英文小曲，一副自得的样子。我喜欢这样的老人，还特意把她接来和我小住，那是一段每天从学校回家后都有热饭热菜备着、有说话伴儿陪着的实在日子，可两个礼拜不到，她就趁我去上班时留了一张纸条自个儿偷偷坐火车回去了。她说她是一棵树，老了，移不得了，喜欢把自己安置在气场熟悉的地方，在

那里，吐气呼气，都是安稳的。

“要回去的，三年没见到她了，电话倒是一个礼拜打一次的。”他说。

“回去看看她，就你一个儿子，尽量多陪陪她，做母亲的不容易。”话一出口，自己就觉得有点老气横秋、一副要教导人的样子，便在心里暗自好笑。

“她习惯一个人过，本想把她接美国去，她不肯，也不愿意见到那个人。”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下，又补了一句，“她喜欢你。”

“别从我身边走开，别丢下我。”这话在我心里，但没说出来。实在不能够说出来，说出来，就全都乱了，一直以来的坚持就散掉了，阴冷之水会重新从隐蔽的暗处汹涌而出，冲垮脆弱的堤岸，理智移开，一切都无法在现实中顺理成章，生活就没了方向。

保持沉默，避而不谈，该是最好的方式。

暗淡的街灯下，他停下脚步，从裤袋里取出烟，点上。烟味在寂寥的空气中散开去，我闻了闻，发现这不是“骆驼”牌所特有的烟味，他身上的气息已被另一种烟味取代，杂乱、空白而遥远。

街道拐角一个街灯光线照不到的地方，纹丝不动的一对年轻人紧紧拥抱在一起，重叠得如雕像一般。他们吻在一起，在那个长吻里定住身形，周围的世界不复存在，他们的灵魂在别处。可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他们像是在黑暗中嘴对嘴做人工呼吸，极是有趣可爱。我暗自猜想，被男孩吻住的女孩会不会是自己班里那个在耳朵上打了14个耳洞的叫艳霞的女孩，她早熟，性格倔犟、反叛、冲动、冒险。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我无法不让自己盯住他们